

吳越膏丹





吳越春秋序



吳越古稱東南僻遠之邦然當其盛
彊往往抗衡上國黃池之會夫差欲
尊天子自去其僭號稱子以告令諸
侯及越既有吳勾踐大盟四國以共
輔王室要其志皆歸于尊周其知所
天矣孔子作春秋雖小國猶錄而書

春秋序
之而况以世言則禹稷之裔以地言則會稽區具其川其浸周職方氏列為九州之首皆足以望天下故記可關而不傳乎吳越春秋趙曄所著隋唐經籍志皆云十二卷今存者十卷殆非全書二志又云楊方撰吳越春秋削繁五卷皇甫遵撰吳越春秋傳

十卷此二書今人罕見獨曄書行于世曄傳在儒林中觀其所作乃不類漢文按邯鄲李氏圖書十志目亦謂楊方嘗刊削曄所為書至皇甫遵遂合二家考正為之傳注又按史記註有徐廣所引吳越春秋語而索隱以為今無此語者他如文選註引季子

見遺金事吳地記載闔廬時夷亭事
及水經註嘗載越事數條類皆援據
吳越春秋今擘本咸無其文亦無所
謂傳註豈揚方所已刊削而皇甫所
未考正者耶擘書最先出東韻時去
古未甚遠擘又山陰人故綜述視他
書所紀二國事為詳取節焉可也其

言上稽天時下測物變明微推遠僚
若著蔡至于盛衰成敗之迹則彼已
君臣反覆上下其議論種蠹諸大夫
之謀迭用則霸子胥之諫一不聽則
亡皆鑿然可以勸戒萬世豈獨為
是邦二千季故實哉擘書越舊嘗鉅
梓歲久不復存汴梁劉侯來治越獎

勵學校蒐遺文脩墜典乃輟義田廩
羨財重刻于學不鄙狹聞屬以考訂
且命序其左端夫越人宜知越之故
則是舉也于所關不為無補遂不得
辭厥既刊正疑訛過不自量復為之
音注併考其與傳記同異者附見于
下而互存之惜其間文義猶有滯礙

不可訓知不敢盡用臆見更定又無
皇甫本可證姑從其舊以俟後之君
子考焉侯名克昌世大其字云郡人
前進士徐天祐受之序

吳越春秋目錄

卷第一

吳太伯傳

元本太伯傳作吳王太伯傳太伯
三以天下讓宜王而不王者也吳
之後君又未嘗追王之尊之曰王
名不與實稱也今去王字以從其
實

卷第二

吳王壽夢傳

吳越春秋 卷第三

王僚使公子光傳

元本不曰吳王僚傳而曰王僚使公子光傳蓋謂使之伐楚耳光即闔閭既自有傳此云使公子光贅也今姑從其舊

卷第四

闔閭內傳

卷第五

夫差內傳

元本闔閭夫差傳皆曰內傳下卷無余勾踐傳皆曰外傳內吳而外越何也况擘又越人乎若以吳為內則太伯壽夢王僚三傳不曰內而闔閭夫差二傳獨曰內又何也今不敢輒去內外二字姑存之

卷第六

越王無余外傳

卷第七

句踐入臣外傳

元本越王句踐入臣獨無外傳字今補其闕姑從越諸傳亦作外傳

卷第八

句踐歸國外傳

卷第九

句踐陰謀外傳

元本句踐入臣歸國伐吳諸傳皆書名獨陰謀傳書越王而不名不知何義今於陰謀傳去越王二字而書句踐從諸例也

卷第十

句踐伐吳外傳

萬曆丙戌之秋

武林馮念祖重

梓於卧龍山房

吳越春秋目錄

吳越春秋吳太伯傳第一

後漢趙曄撰

吳之前君太伯者

論語作泰伯

后稷之苗裔也后

稷其母台氏之女姜嫄

韓詩章句姜姓嫄字說文卽炎帝之後姜

姓封卽國晉語曰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是姜者炎帝之姓史記嫄作原台作卽卽國在京地武為帝功縣所治鹽城漢地理志作葦與卽同

嚳元妃年少未孕出游於野見大人跡而觀

之中心歡然喜其形像因履而踐之身動意

若為人所感後妊娠恐被淫泆之禍遂祭祀
以來謂無子履上帝之跡詩生民篇所謂天

猶令有之姜嫄怪而棄于阨狹之巷牛馬過

者折折疑當作辟易而避之詩云誕置之隘復棄

於林中適會伐木之人多詩云誕置之平復

置於澤中冰上眾鳥以羽覆之詩云誕置之

之後稷遂得不死姜嫄以為神收而養之長

因名棄為兒時好種樹樹前禾黍桑麻五穀

相去穀五土之宜青赤黃黑陵陸地水高下築稷

黍禾稊麥豆稻各得其理堯遭洪水人民泛

濫遂遂疑當作逐高而居堯聘棄使教民山居隨

地造區妣窮也營種之術三年餘行人無饑乏

之色乃拜棄為農師封之台號為后稷姓姬

氏后稷就國為諸侯卒子不窋立帝王立紀

氏生不窋括地志曰不窋故遭夏氏世衰失

官夸戎狄之間其孫公劉周本紀不窋卒子

立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公劉避夏桀於戎狄變易風俗民化其政公劉

卒子慶節立其後八世而得古公亶甫

慶節子皇

僕皇僕子老弗老弗子毀隄世本隄作榆毀隄子公非公非子高圍高圍子亞圍世本作

亞圍雲都皇甫謐曰雲都亞圍字亞圍子公叔祖類公叔祖類子古公亶甫毛詩史記甫

皆作父甫父通自慶節至是為八世

脩公劉后稷之業積德行

義為狄人所慕薰鬻戎姁而伐之

薰鬻孟子作獯鬻史

記作薰育漢匈奴傳作葷粥音同

古公事之以犬馬牛羊其

伐不止事以皮幣金玉重寶而亦伐之不止

古公問何所歆曰歆其土地古公曰君子不

以養害害所養

孟子曰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

國所以

亡也而為身害吾所不居也古公乃杖策去

邠踰梁山而處岐周

徐廣曰新平漆縣東北有邠亭杜預云邠在新

平漆縣東北索隱曰幽即邠也又徐廣曰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顏師古曰

梁山在夏陽岐山在美陽即今岐州岐山縣箭括嶺也

曰彼君與我何

異邠人父子兄弟相帥負老携幼揭釜甑而

歸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古公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

雍雍一名吳仲史記作虞仲少曰季歷太姜生少子季歷即

也王季季歷娶妻太任氏音泰任詩大明篇擊仲氏任毛氏箋擊國

任姓仲中女也史記作太任生子昌昌有聖

列女傳太任擊任氏之中女尚書緯帝命驗曰季秋之月甲子未爵瑞丹書入于鄆止于昌戶其書云云此蓋聖

多不載瑞丹書文古公知昌聖歆傳國以及昌曰興

王業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歷太伯仲雍

望風知指曰歷者遠也知古公歆以國及昌

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南岳遂之荆蠻

斷髮文身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

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荆蠻國民君而事之自

號為句吳漢地理志太伯奔荆蛮號曰句吳顏師古註夷俗語發穀猶越為干

也越吳人或問何像像疑當而為句吳太伯曰

吾以伯長居國絕嗣者也其當有封者吳仲

也故自號句吳非其方乎荆蠻義之從而歸

之者千有餘家共立以為勾吳數年之間民
 人殷富遭殷之末世衰中國侯王數用兵恐
 及於荆蠻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
 三百餘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太伯所都謂之吳城在梅
里平墟今無錫縣境人民皆耕田其中古公病將卒令
 季歷讓國於太伯而三讓不受故云太伯三
 以天下讓於是季歷蒞政脩先王之業守仁
 義之道季歷卒子昌立號曰西伯按孔叢子羊容問子

思曰周自后稷封為王者之後至太王王季文王以為諸侯奚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曰殷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主贊拒鬻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為伯猶召公遵公劉古公之術業於分陝謂之召伯也

養老天下歸之西伯致太平伯夷自海濱而
 往西伯卒太子發立發武王名任周召周公旦召公奭而
 伐殷天下已安乃稱王追謚古公為太王追
 封太伯於吳太伯祖卒葬於梅里平墟即太伯故
城之地劉昭云無錫縣東皇山有太伯冢去墓十里有舊宅其井猶存皇覽云太伯墓在

吳縣北梅里聚二說不同此云平墟當以劉說為正仲雍立是為吳仲

雍仲雍卒子季簡簡子叔達達子周章章子

熊熊子遂遂子柯相相子疆鳩夷夷子餘喬

疑吾吾子柯廬廬子周繇繇子屈羽羽子夷

吾吾子禽處處子專專子頗高高子句畢立

史記世家熊子遂作熊遂喬作橋廬作盧專作轉譙周古史考作柯轉畢作卑是時

晉獻公滅周北虞虞公以開晉之伐虢氏卑

子去齊齊子壽夢立夢左傳莫公切而吳益

疆稱王凡從太伯至壽夢之世與中國時通

朝會而國斯霸焉

吳越春秋吳太伯傳第一

吳越春秋吳王壽夢傳第二

壽夢元年

史記索隱曰自壽夢已下始有其年

朝周遠楚觀諸

侯禮樂魯成公會於鍾離

鍾離之會吳始與中國接事見春秋

魯成公十五年以史記年表考之是為壽夢十五年此以為元年何也鍾離古塗山氏之

國漢置鍾離縣屬九江今屬濠州

深問周公禮樂成公悉為

陳前王之禮樂因為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

孤在夷蠻徒以推髻為俗豈有斯之服哉因

歎而去曰於乎哉禮也

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子靈也適吳以為

行人教吳射御導之伐楚見左傳成公七年按巫臣怨楚子反

而奔晉自晉請使吳教吳用兵叛楚使其子孤庸為吳行人非巫臣為行人也行人掌國

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以楚莊王怒使子反將去敗吳

師二國從斯結讐於是吳始通中國而與諸

侯為敵蠻夷屬楚者吳盡取之始大通吳於上國

五年伐楚敗子反

十六年楚恭左傳作共王怨吳為巫臣伐之也乃

舉兵伐吳至衡山而還見左傳襄公三年楚克鳩茲至于衡山杜

預曰衡山在吳典烏程縣南楚歸三日吳人伐楚取駕此不書

十七年壽夢以巫臣子狐庸為相任以國政

二十五年壽夢病將卒有子四人長曰諸樊

次曰餘祭祭側累切次曰餘昧昧莫葛切次曰季札季

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曰禮有舊制柰何

廢前王之禮而行父子之私乎壽夢乃命諸

樊曰我欲傳國及札爾無忘寡人之言諸樊

曰周之太王知西伯之聖廢長立少王之道
興令歆授國於札臣誠耕於野王曰昔周行
之德加於四海今汝於區區之國荆蠻之鄉
奚能成天子之業乎且今子不忘前人之言
必授國以次及于季札諸樊曰敢不如命壽
夢卒見春秋襄公十二年秋九月吳子乘卒左傳書壽夢卒杜預曰壽夢吳子之號
諸樊以適適通作嫡長攝行事當國政

吳王諸樊元年

史記年表吳諸樊元年為魯襄公十三年諸樊在位十三

年卒是為襄公二十五年此書止載元年事餘皆不書

已除喪讓季札

曰昔前王未薨之時嘗晨昧不安吾望其色也意在於季札又復三朝悲吟而命我曰吾知公子札之賢歆廢長立少重發言於口雖然我心已許之然前王不忍行其私計以國付我我敢不從命乎今國者子之國也吾願達前王之義季札謝曰夫適嫡長當國非前王之私乃宗廟社稷之制豈可變乎諸樊曰

苟可施於國何先王之命有句太王改為季

歷二伯來入荆蠻遂成為國周道就成前人

誦之不絕於口而子之所習也札復譏曰昔

曹公卒宣庶存遠子嫡子而自立是為成公子而自

諸侯與曹人不義而立於國子臧公也與子負時

皆宣公庶聞之行吟而歸曹君懼將立子臧子

臧去之以成曹之道見左傳魯成公十五年

立之遂逸奔宋明年及自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札雖不才願附子

宋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臧之義吾誠避之吳人固立季札季札不受

而耕於野吳人舍上之諸樊驕恣輕慢鬼神

仰天求死將死命弟餘祭曰必以國及季札

乃封季札於延陵號曰延陵季子延陵季札

漢改延陵為毘陵縣晉為毘陵郡又為晉陵郡今常州也

餘祭十二年楚靈王會諸侯伐吳圍朱方誅

慶封慶封數為吳伺祭祭當故晉楚伐之也

吳王餘祭怒曰慶封窮來奔吳封之朱方左

襄公二十八年慶封奪吳吳句餘予之朱方
 杜預云句餘吳子夷昧也索隱曰餘祭以二
 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不得是夷
 昧但句餘或別是一人今按春秋於明年書
 閻弒吳子餘祭又年表餘祭四年守閻殺餘
 祭則句餘非別為一人矣吉家年表皆在餘
 祭三年即襄公二十八年也年表既云餘祭
 四年卒以乃書十二年何也十二年皆
 當剛十字十七年亦改從四年可以効不恨
 也朱方吳邑秦改丹徒今屬鎮江

士也即舉兵伐楚取二邑而去

十三年楚怨吳為慶封故伐之心恨不辭伐

吳至乾谿

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境

吳擊之楚師敗走

十七年餘祭卒餘昧立四年卒欲授位季札
 季札讓逃去曰吾不受位明矣昔前君有命
 已附子臧之義潔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
 處富貴之於我如稊風之過耳遂逃歸延陵
 吳人立餘昧子州于號為吳王僚也

吳越春秋吳王壽夢傳第二

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第三

二年王僚使公子光伐楚

見左傳昭公十七年光諸樊子闔廬

也以報前來誅慶封也吳師敗而亡舟

舟名餘皇

為楚所獲亦曰餘皇

光懼因捨復得王舟而還

捨字不通疑當

作拚蓋拚其不備取之以歸

光欲謀殺王僚未有所與合

議陰求賢乃命善相者為吳市吏

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吳

見左傳昭公二十年

伍

子胥者楚人也名負

音云

負父奢兄尚其前名

曰伍舉

前名當作前人舉即奢之父負之祖

以直諫事楚莊王

王即位三年不聽國政沉湎於酒淫於穀色

左手擁秦姬右手抱越女身坐鐘鼓之間而

令曰有敢諫者死於是伍舉進諫曰有一大

鳥集楚國之庭三年不飛亦不鳴此何鳥也

於是莊王曰此鳥不飛飛則冲天不鳴鳴則

驚人伍舉曰不飛不鳴將為射者所圖絃矢

卒

音猝忽遽貌倉卒也

發豈得冲天而驚人乎於是莊

王棄其秦姬越女罷鐘鼓之樂用孫叔敖任

以國政

史記曰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

遂霸天下威伏諸

侯莊王卒靈王立建章華之臺

杜預曰南郡華容縣有臺

在城內

與登焉王曰臺美伍舉曰臣聞國君服

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克聽以為聰致遠以

為明不聞以土木之崇高蠹鏤之刻畫金石

之清音絲竹之淒啖以之為美前莊王為抱

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

稷氣也

大不過容宴豆

木不妨守備

不妨城郭用不煩官府民不敗

時務官不易朝常今君為此臺七年國人怨

為財用盡為年穀敗為百姓煩為諸侯忿怨

卿士訕謗豈前王之所盛人君之美者耶臣

誠愚不知所謂也靈王即除工去飾不遊於

臺由是伍氏三世為楚忠臣楚平王有太子

名建平王以伍奢為太子太傅費無忌

左傳作無

史記亦

為少傅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娶於

秦秦女美容無忌報平王曰秦女天下無雙

王可自取王遂納秦女為夫人而幸愛之生

子珍而更為太子娶齊女無忌因去太子而

事平王深念平王一旦卒而太子立當害已

也乃復讒太子建建母蔡氏無寵乃使太子

守城父

服虔曰成父楚北境邑杜預曰襄城城父縣

備邊兵頃之

無忌日夜言太子之短曰太子以秦女之故

不能無怨望之心願王自備太子居城父將

吳越春秋 卷三
兵外交諸侯將入為亂平王乃召伍奢而按
問之奢知無忌之讒因諫之曰王獨柰何以
讒賊小臣而踈骨肉乎無忌承宴復言曰王
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擒平王大怒因囚
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奮揚使
人前告太子急去不然將誅三月太子奔宋
無忌復言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
為楚憂可以其父為質而召之王使使謂奢

曰能致二子則生不然則死伍奢曰臣有二
子長曰尚少曰胥尚為人慈溫仁信若聞臣
召輒來胥為人少好於文長習於武文治邦
國武定天下執經守戾蒙垢受耻雖寃不爭
能成大事此前知之士安可致耶平王謂伍
奢之譽二子即遣使者駕駟馬封函印綬往
許召子尚子胥令曰賀二子父奢以忠信慈
仁去難就免平王內慙囚繫忠臣外愧諸侯

之耻反遇奢為國相封二子為侯尚賜鴻都
侯胥賜蓋侯相去不遠三百餘里奢又囚繫
憂思二子故遣臣來奉進印綬尚曰父繫三
羊中心切怛食不甘味嘗苦饒渴晝夜感思
憂父不活惟父獲免何敢貪印綬哉使者曰
父囚三年王今幸赦無以賞賜封二子為侯
一言當至何所陳哉尚乃入報子胥曰父幸
免死二子為侯使者在門兼封印綬汝可見

使子胥曰尚且安坐為兄卦之今日甲子時
加於已支傷日下氣不相受君欺其臣父欺
其子今姓方死何侯之有尚曰豈貪於侯思
見父耳一面而別雖死而生子胥曰尚且無
姓父當我活楚畏我勇勢不敢殺兄若誤姓
必死不脫尚曰父子之愛恩從中出徼律相
見以自濟達於是子胥歎曰與父俱誅何明
於世寃讐不除耻辱日大尚從是姓我從是

决决當作訣別也尚泣曰吾之生也為世所笑終老

地上而亦何之不能報仇畢為廢物汝懷文

武勇於策謀父兄之讐汝可復也吾如得返

是天祐之其遂沉埋亦吾所喜胥曰尚且行

矣吾去不顧勿使臨難雖悔何追旋泣辭行

與使俱往楚得子尚執而囚之復遣追捕子

胥胥乃貫鳥還切弓執矢去楚楚追之見其妻

曰胥已矣去三百里使者追及無人之野胥

乃張弓布矢欲害使者使者俯伏而走胥曰

報汝平王平字當去王在安得先稱其謚不則當作君王下文平王則后人追

也書欲國不滅釋吾父兄若不爾者楚為墟矣

使返報平王王聞之即發大軍追子胥至江

失其所在不獲而返子胥行至大江仰天行

哭林澤之中言楚王無道殺吾父兄願吾因

於諸侯以報讐矣聞太子建在宋胥欲往之

伍奢初聞子胥之亡曰楚之君臣且苦兵矣

尚至楚就父俱戮於市伍負奔宋道遇申包
胥謂曰楚王殺吾父兄為之柰何申包胥曰
於乎吾欲教子報楚則為不忠教子不報則
為無親友也子其行矣吾不容言子胥曰吾
聞父母之讐不與戴天履地兄弟之讐不與
同域接壤朋友之讐不與鄰鄉共里今吾將
復楚辜以雪父兄之耻申包胥曰子能亡之
吾能存之子能危之吾能安之子胥遂奔宋宋

元公無信於國國人惡之大夫華氏謀殺元

公國人與華氏因作大亂

華氏華亥華定也
見左傳昭公二十

年子胥乃與太子建俱奔鄭鄭人甚禮之太

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在鄭鄭信太
子矣太子能為內應而滅鄭即以鄭封太子
太子還鄭事未成會欲私其從者從者知其
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
建有子名勝伍負與勝奔吳到昭閔閔吏欲

執之伍負因詐曰上所以索我者美珠也今
 我已亡矣將去取之閔吏因舍上之與勝行
 去追者在後幾不得脫至江江中有漁父乘
 船從下方沅水而上子胥呼之謂曰漁父渡
 我如是者再漁父歆渡之適會旁有人窺之
 因而歌曰日月昭昭乎侵已馳與子期乎蘆
 之漪子胥即止蘆之漪漁父又歌曰日已夕
 兮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為事實急兮

當柰何子胥入船漁父知其意也乃渡之千

澗澗當作尋四尺之津子胥既渡漁父乃視

之有其饒色乃謂曰子俟我此樹下為子取

餉漁父去後子胥疑之乃潛身於溪葦之中

有頃父來持麥飯鮑魚羹盞漿求之樹下不

見因歌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

乎如是至再子胥乃出蘆中而應漁父曰吾

見子有饒色為子取餉子何嫌哉子胥曰性

命屬天今屬丈人豈敢有嫌哉二人飲食畢
欲去胥乃解百金之劍以與漁者此吾前君
之劍中有七星價直百金以此相答漁父曰
吾聞楚之法令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
圭豈圖取百金之劍乎遂辭不受謂子胥曰
子急去勿留且為楚所得子胥曰請丈人姓
字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
賊也兩賊相得得形於默何用姓字為子為

蘆中人吾為漁丈人富貴莫相忘也子胥曰
諾既去誠漁父曰掩子之盜漿無令其露漁
父諾子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覆船自沉於
江水之中矣子胥默然遂行至吳疾於中道
乞食溧陽今建康屬邑適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
上宮中有飯子胥遇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餐
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
子胥曰夫人賑窮途少飯亦何嫌哉女子知

非恒人遂許之發其篋宮飯其盎漿長跪而
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有遠逝之行
何不飽而餐之子胥已餐而去又謂女子曰
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歎曰嗟乎妾
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
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儀妾不忍也子行矣
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於乎貞
明執操其丈夫女哉子胥之吳乃被髮佯狂

跣足塗面行乞於市市人觀罔有識者翌日

翌明也

吳市吏善相者見之曰吾之相人多

矣未嘗見斯人也非異國之亡臣乎乃白吳
王僚具陳其狀王宜召之王僚曰與之俱入
公子光聞之私喜曰吾聞楚殺忠臣伍奢其
子子胥勇而且智彼必復父之讐來入於吳
陰欲養之市吏於是與子胥俱入見王王僚
恠其狀偉身長一丈腰十圍眉間一尺王僚

與語三日辭無復者王曰賢人也子胥知王好之每入與語遂有勇壯之氣稍道其讐而有切切之色王僚知之欲為興師復讐公子謀殺王僚恐子胥前親於王而害其謀因讒伍胥之諫諫當作謀伐楚者非為吳也但欲自復私讐耳王無用之子胥知公子光欲害王僚乃曰彼光有內志未可說音說以外事入見王僚曰臣聞諸侯不為匹夫興師用兵於壯國

王僚曰何以言之子胥曰諸侯專為政非以意救急後興師今大王踐國制威為匹夫興兵其義非也臣固不敢如王之命吳王乃止子胥退耕於野求勇士薦之公子光欲以自媚乃得勇士專諸左傳作專諸者堂邑 吳地漢地 理志為臨淮郡堂邑縣人也伍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鬪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即還子胥恠而問其

狀何夫子之怒盛也聞一女子之轂而抗道
 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類愚者也
 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
 子胥因相其貌確顙而深目虎膺而熊背戾
 於後難知其勇士陰而結之歆以為用遭公
 子光之有謀也而進之公子光光既得專諸
 而禮待之公子光曰天以夫子輔孤之失根
 也專諸曰前王餘昧卒僚立自其分也公子

何因而歆害之乎光曰前君壽夢有子四人

長曰諸樊

名過史記索隱曰過是其名諸樊是其號

則光之父也

次曰餘祭次曰餘昧

春秋作夷末

次曰季札札之

賢也將卒傳付適長以及季札念季札為使

去也適長之後即光之身也今僚何以當代立

也適長之後即光之身也今僚何以當代立

乎吾力弱無助於掌事之間非用有力徒能

安吾志吾雖代立季子東還不吾廢也專諸

曰何不使近臣從容言於王側陳前王之命以諷其意令知國之所歸何須私備劔士以捐先王之德光曰僚素貪而恃力知進之利不覩退讓吾故求同憂之士欲與之并力惟夫子詮釋斯義也專諸曰君言甚露乎於公子何意也光曰不也此社稷之言也小人不能奉行惟委命矣專諸曰願公子命之公子光曰時未可也專諸曰凡欲殺人君必前求

其所好吳王何好光曰好味專諸曰何味所甘光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從太湖學炙魚三月得其味安坐待公子命之

八年僚遣公子伐楚大敗楚師因迎故太子

建母於鄭鄭君送建母珠玉簪珥欲以解殺

建之過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楚太子建故母在即吳太子諸樊入即取楚夫人與

其實器以歸杜預解諸樊吳王僚之太子按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吳子遏伐楚門於巢卒

杜預解遏諸樊也傳亦書吳子諸樊卒諸樊之死於是三十年矣此書云僚遣公子當是

公子光非光之父諸樊也諸樊於僚為世父亦不得云王僚太子也豈傳與杜解俱誤耶

九年吳使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左傳昭公二十四年吳遂

滅巢及鍾離而還世家所吳所以相攻者初

楚之邊邑脾梁史記作之女與吳邊邑處女

蠶爭界上之桑史記曰小童爭桑伍二家相

攻吳國不勝遂更相伐滅吳之邊邑吳怒故

伐楚取二邑而去

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左傳昭公二十六年九月楚平王卒索隱曰按

年表及左傳合在僚十一年此伍子胥謂白

公勝即太子建之子其後惠王召勝歸楚使

杜預曰汝陰襄信縣西南曰平王卒吾志不

悉矣然楚國有吾何憂矣白公默然不對伍

子胥坐泣於室

十三年索隱曰據表及左氏僚止合有十二年事今史記世家乃書云十三年以

春吳歆因楚葬而伐之左傳吳子

使公子蓋餘燭傭

而伐之世家同喪作器字

左傳蓋作掩傭作庸皆王僚母弟

以兵圍楚使季札於晉以

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心動伍胥知光之見機也乃說光曰今吳王伐楚二弟將兵未知吉凶專諸之事於斯急矣時不再來不可失也於是公子見專諸曰今二弟伐楚季子未還當此之時不求何獲時不可失且光真王嗣也專諸曰僚可殺也母老子弱弟伐楚楚絕其後方今

吳外困於楚內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也

四月公子光伏甲士於密室中

左傳作掘室史記作窟室

具酒而請王僚僚白其母曰公子光為我具酒來請期無變意乎母曰光心氣怏怏常有愧恨之色不可不慎王僚乃被棠鍤之甲三重使兵衛陳於道自宮門至於光家之門階席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使坐立侍皆操長戟交軋酒酣公子光佯為足疾入密室果足使

專諸置魚腸劍炙魚中進之既至王僚前專諸乃擘炙魚因推匕首立戟交軹倚專諸曾

戟有枝兵也周禮戟長丈六尺增韻雙枝為戟單枝為戈軹說文車輪小穿周禮大馭祭雨軹註軹謂雨轄詩詁曰車軸之端貫轂者為樞轂末之小穿容轄者為軹此言立戟交軹謂戟之立如軹之曾斷臆開匕首如故以交倚專諸之曾也

刺王僚貫甲達背王僚既死左右共殺專諸眾士擾動公子光伏其甲士以攻僚眾盡滅之遂自立是為吳王闔閭也乃封專諸之子

拜為客卿季札使還至吳闔閭以位讓季札曰苟前君無廢社稷以奉君也吾誰怨乎哀死待生以俟天命非我所亂立者從之是前人之道命哭僚墓復位而待公子蓋餘燭傭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公子光殺王僚自立乃以兵降楚楚封之於舒

按左傳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

吳使徐人執掩餘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以言以兵降楚與傳不合史記亦云奔楚世家與伍子胥傳皆云降楚楚舒春秋時舒國為楚所滅漢屬廬江郡今廬州有舒城縣

吳越春秋第三

吳越春秋闔閭內傳第四

闔閭

左傳作闔廬
史志家同

元年始任賢使能施恩行

惠以仁義聞於諸侯仁未施恩未行恐國人

不就諸侯不信乃舉伍子胥為行人以客禮

事之而與謀國政闔閭謂子胥曰寡人欲疆

國霸王何由而可伍子胥膝進

膝行而進
出莊子

垂

淚頓首曰臣楚國之亡虜也父兄棄捐骸骨

不葬魂不血食蒙罪受辱來歸命於大王幸

不加戮何敢與政事焉闔閭曰非夫子寡人
不免於繫禦之使今幸奉一言之教乃至於
斯何為中道生進退耶子胥曰臣聞謀議之
臣何足處於危亡之地然憂除事定必不為
君主所親闔閭曰不然寡人非子無所盡議
何得讓乎吾國僻遠顧在東南之地險阻潤
濕又有江海之害君無守禦民無所依倉庫
不設田疇不墾為之柰何子胥良久對曰臣

聞治國之道安君理民是其上者闔閭曰安
君治民其術柰何子胥曰凡設安君治民興
霸成王從近制遠者必先立城郭設守備實
倉廩治兵庫斯則其術也闔閭曰善夫築城
郭立倉庫因地制宜豈有天氣之數以威鄰
國者乎子胥曰有闔閭曰寡人委計於子子
胥乃使相上嘗水象天法地造築大城周迴
四十七里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法

地八聰築小城周十里陵門三不開東面者
歆以絕越明也立閭門者以象天門通閭闔

風也史記律書閭闔風居西立蛇門者以象

地戶也已為地戶闔閭歆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

閭門以通天氣因復名之破楚門歆東并大

越越在東南故立蛇門以制敵國吳在辰其

位龍也故小城南門上反羽為兩鯢鮫以象

龍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門上有木

蛇北向首內示越屬於吳也城郭以成倉庫

以具闔閭復使子胥屈蓋餘燭傭習術戰騎

射御之巧未有所用請干將鑄作名劍二枚

干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為劍越

前來獻三枚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劍匠作

為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莫耶干將之妻

也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

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

鐵之精不銷淪流於是干將不知其由莫耶
曰子以善為劍聞於王使子作劍三月不成
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也莫耶曰夫
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劍得無得其
人而後成乎干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之類
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中然後成物至今後世
即山作冶麻經姦服然後敢鑄金於山今吾
作劍不變化者其若斯耶莫耶曰師知燥身

以成物吾何難哉於是干將妻乃斷髮剪爪
投於爐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裝炭金
鐵刀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耶陽作
龜文陰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
闔閭甚重既得寶劍適會魯使季孫聘於吳
闔閭使掌劍大夫以莫耶獻之季孫拔劍之
鏗中缺者大如黍米歎曰美哉劍也雖上國
之師何能加之夫劍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亡

矣我雖好之其可受乎不受而去闔閭既寶
莫耶復命於國中作金鈎令曰能為善鈎者
賞之百金吳作鈎者甚衆而有之貪王之重
賞也殺其二子以血豐通作金遂成二鈎獻
於闔閭詣宮門而求賞王曰為鈎者衆而子
獨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鈎乎作鈎者曰
吾之作鈎也貪而殺二子豐成二鈎王乃舉
衆鈎以示之何者是也王鈎甚多形體相類

不知其所在於是鈎師向鈎而呼二子之名
吳鴻扈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穀絕
於口兩鈎俱飛着父之胷吳王大驚曰嗟乎
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六
月欲用兵會楚之白喜史記作伯來奔吳王

問子胥曰白喜何如人也子胥曰白喜者楚

白

左傳史記
白俱作伯

州犁之孫平王誅州犁喜因出

奔聞臣在吳而來也闔閭曰州犁何罪子胥

曰白州犂楚之左尹號曰却宛

却當作卻誅此書以以伯

州犂卻宛為一人按左傳昭公元年楚公子圍殺太宰伯州犂于却春秋昭公二十七年

楚殺其大夫卻宛自是二人又按徐廣曰州犂之子曰卻宛卻宛之子曰伯誥宛亦姓伯

又別氏卻吳立家曰楚誅伯州犂其孫伯誥奔吳此云伯州犂號卻宛非也

王平王幸之常與盡日而語襲朝陟遙切而

食費無忌望而妬之因謂平王曰王愛幸宛

一國所知何不為漚一至宛家以示羣臣於

宛之厚平王曰善乃具漚於却宛之舍無忌

教宛曰平王甚毅猛而好兵子必故陳兵堂

下門庭宛信其言因而為之及平王往而大

驚曰宛何等也無忌曰殆且有篡殺之憂王

急去之事未可知平王大怒遂殺却宛諸侯

聞之莫不歎息喜聞臣在吳故來請見之闔

閭見白喜而問曰寡人國僻遠東濱海側聞

子前人為楚荆之暴怒費無忌之讒口不遠

吾國而來於斯將何以教寡人喜曰楚國之

失虜前人無罪橫被暴誅臣聞大王收伍子
胥之窮厄不遠千里故來歸命惟大王賜其
死闔閭傷之以為大夫與謀國事吳大夫被
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喜子胥曰吾之
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
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
流胡馬望北風而立越鷲向日而熙誰不愛
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君之言外也

豈有內意以決疑乎子胥曰吾不見也被離
曰吾觀喜之為人鷹視虎步專功擅殺之性
不可親也子胥不然其言與之俱事吳王
二年吳王前既殺王僚又憂慶忌之在鄰國
恐合諸侯來伐問子胥曰昔專諸之事於寘
人厚矣今聞公子慶忌有計於諸侯吾食不
甘味卧不安席以付於子子胥曰臣不忠無
行而與大王圖王僚於私室之中今復欲討

其子恐非皇天之意闔閭曰昔武王討紂而後殺武庚周人無怨色今若斯議何乃天子子胥曰臣事君王將遂吳統又何懼焉臣之所厚其人者細人也願從於謀吳王曰吾之憂也其敵有萬人之力豈細人之所能謀乎子胥曰其細人之謀事而有萬人之力也王曰其為何誰子以言之子胥曰姓要平名離臣昔嘗見曾抗辱壯士楸丘詭也王曰辱之

柰何子胥曰楸丘詭者東海上人也為齊王使於吳過淮津飲馬於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見馬即出以害其馬君勿飲也詭曰壯士所當何神敢干乃使從者飲馬於津水神果取其馬馬沒楸丘詭大怒袒裼持劍入水求神決戰連日乃出眇其一目遂之吳會於友人之喪詭恃其與水水字下當有神字戰之勇也於友人之喪席而輕傲於士大夫言辭不遜有

陵人之氣要離與之對坐合坐不忍其溢於
 力也時要離乃挫詎曰吾聞勇士之鬪也與
 日戰不移表與神鬼戰者不旋踵與人戰者
 不達敵生往死還不受其辱今子與神鬪於
 水亡馬失御又受眇目之病形殘名勇勇士
 所耻不即喪命於敵而戀其生猶傲色於我
 哉於是椒丘訢卒於卒音律於字詰責恨怒
 並發瞋即往攻要離於是要離席闌至舍誠

其妻曰我辱壯士椒丘訢於大家之喪餘恨

蔚

蔚當
作規

恚瞋必來也慎無閉吾門至夜椒丘

訢果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閉入其室不
 守放髮僵卧無所懼訢乃手劔而粹要離曰
 子有當死之過者三子知之乎離曰不知訢
 曰子辱我於大家之衆一死也歸不閉閉二
 死也卧不守御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欲無
 得怨要離曰吾無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

愧子知之乎詭曰不知要離曰吾辱子於千人之衆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穀二不肖也前拔子劍手挫梓吾頭乃敢大言三不肖也子有三不肖而威於我豈不鄙哉於是椒丘詭投劍而嘆曰吾之勇也人莫敢背占者占疑當作規離乃加吾之上此天下壯士也臣聞要離若斯誠以聞矣吳王曰願承宴而待焉子胥乃見要離曰吳王聞子高

義惟一臨之乃與子胥見吳王王曰子何為者要離曰臣國東千里之人臣細小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吳王心非子胥進此人良父默然不言要離即進曰大王患慶忌乎臣能殺之王曰慶忌之勇世所聞也筋骨果勁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骨騰肉飛拊膝數百里吾嘗追之於江駟馬馳不及射之闇接矢不可中今子

之力不如也。要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王曰：慶忌明智之人，歸窮於諸侯，不下諸侯之士，要離曰：臣聞安其妻子之樂，不盡事君之義，非忠也。懷家室之愛，而不除君之患者，非義也。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臣矣。王曰：諾。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其妻子，焚棄於市。要離乃奔諸侯而行，怨言以無罪聞於天下，遂如衛求

見慶忌。見曰：闔閭無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焚之於市，無罪見誅，吳國之事，吾知其情。願因王子之勇，闔閭可得也。何不與我東之於吳？慶忌信其謀。後三月，棟練士卒，遂之吳。將渡江於中流，要離力微，坐與與當上風，因風勢，以矛鈎其冠，順風而刺。慶忌顧而揮之三，粹其頭於水中。乃加於膝上，嘻嘻於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於我左右，殺

之慶忌止之曰此是天下勇士豈可一日而
殺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誠左右曰可令還吳
以旌其忠於是慶忌死要離渡至江陵愍然
不行從者曰君何不行要離曰殺吾妻子以
事其君非仁也為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
也重其死不貴無義今吾貪生棄行非義也
夫人有三惡以立於世吾何面目以視天下
之士言訖遂投身於江未絕從者出之要離

曰吾寧能不死乎從者曰君且勿死以俟爵
祿要離乃自斲手足伏劍而死

三年吳將欲伐楚未行伍子胥白喜相謂曰
吾等為王養士畫其策謀有利於國而王故
伐楚出其令託而無興師之意柰何有頃吳
王問子胥白喜曰寡人欲出兵於二子何如
子胥白喜對曰臣願用命吳王內計二子皆
怨楚深恐以兵往破滅而已登臺向南風而

嘯有頃而嘆群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深知王之不定乃薦孫子於王孫子者名武吳人也善為兵法辟隱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乃明知鑒辯知孫子可以折衝銷敵乃一旦與吳王論兵七薦孫子吳王曰子胥託言進士敵以自納而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其意大悅問曰兵法寧可以小試耶孫子曰可可以小試於後宮之女王

曰諾孫子曰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為軍隊長

各將一隊令三百人皆被甲兜鍪操劍盾

切兵器所
以蔽身

而立告以軍法隨鼓進退左右迴

旋使知其禁乃令曰一鼓皆振二鼓操進三鼓為戰形於是宮女皆掩口而笑孫子乃親自操枹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顧視諸女連笑不止孫子大怒兩目忽張殼如駭虎髮上衝冠項旁絕纓顧謂執法曰取鈇鑕

鉄斧也
鑽鐵槌

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信將之罪也既以約束三令五申卒不却行士之過也軍法如何執法曰斬武乃令斬隊長二人即吳王之寵姬也吳王登臺觀望正見斬二愛姬馳使去下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斬之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法在軍君雖有令臣不受之孫子復撈鼓之當左右進退迴旋規矩

不敢瞬目二隊寂然無敢顧者於是乃報吳王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惟所欲用使赴水火猶無難矣而可以定天下吳王忽然不悅曰寡人知子善用兵雖可以霸然而無所施也將軍罷兵就舍寡人不願孫子曰王徒好其言而不用其實子胥諫曰臣聞兵者凶事不可空試故為兵者誅伐不行兵道不明令大王虔心思士敬興兵戈以誅暴楚以霸天

下而威諸侯非孫武之將而誰能涉淮踰泗
 越千里而戰者乎於是吳王大悅因鳴鼓會
 軍集而攻楚孫子為將拔舒殺吳亡將二公
 子蓋餘燭傭謀欲入郢楚都楚文王始自丹陽徙都郢即江陵之
紀南城也孫武曰民勞未可恃也楚聞吳使孫子
 伍子胥白喜為將楚國苦之群臣皆怨咸言
 費無忌讒殺伍奢白州犁而吳侵境不絕於
 寇楚國郡臣有一朝之患於是司馬成乃謂

子常曰太傅伍奢左尹白州犁邦人莫知其
 罪君與王謀誅之流謗於國至於今日其言
 不絕誠惑之蓋聞仁者殺人以掩謗者猶弗
 為也今子殺人以興謗於國不亦異乎夫費
 無忌楚之讒口民莫知其過今無辜殺三賢
 士伍奢伯州犁與卻宛而三以結怨於吳內傷忠臣之心
 外為鄰國所笑且郢卻伍之家出奔於吳吳
 新有伍負白喜秉威銳志結讎於楚故疆敵

之兵日駭楚國有事子即危矣夫智者除讒以自安愚者受佞以自亡今子受讒國以危矣子常曰是囊之罪也敢不圖之九月子常與昭王共誅費無忌遂滅其族國人乃謗止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不忘义生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國西閭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為椁題湊為中

題湊棺木金內向也

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俱入羨門因發椁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湛盧之劍惡闔閭之無道也乃去而水行如楚楚昭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於牀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風湖子越絕湖而皆作胡問曰寡人臥覺而得寶劍不知其名是何劍也風湖子曰此謂湛盧之劍昭王曰何以言之風湖子曰臣聞吳王得越所獻寶劍三枚

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魚腸之劍已
 用殺吳王僚也磐郢以送其死女今湛盧入
 楚也昭王曰湛盧所以去者何也風湖子曰
 臣聞越王元常左傳史記俱作允常使歐冶子造劍五
 枚以示薛燭燭對曰魚腸劍逆理不順不可
 服也臣以殺君子以殺父故闔閭以殺王僚
 一名磐郢亦曰豪曹不法之物無益於人故
 以送死一名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

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
 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即出故去無道以就
 有道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昭
 王曰其直幾何風湖子曰臣聞此劍在越之
 時客有酬其直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
 萬戶之都二是其一也薛燭對曰赤堇之山

已令

令字當作合

無雲若耶之溪溪而莫測

若耶溪在

會稽縣南二十五里溪傍即赤堇山一名鑄
 浦山歐冶子鑄劍之所戰國策曰涓若耶而

取銅破董山而取錫張景陽七命曰耶溪之銚赤山之精皆謂此也羣臣上天

歐冶死矣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能得

此寶而况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何

足言也昭王大悅遂以為寶闔閭聞楚得湛

盧之劍因斯發怒遂使孫武伍胥白喜伐楚

子胥陰令宣言於楚曰楚用子期為將吾即

得而殺之子常用兵吾即去之楚聞之因用

子常退子期吳拔六與潛二邑

左傳昭公三十一年吳人



侵楚伐夷侵潛六始用子胥之謀是為闔閭

四年子胥傳亦合今此書以為三年何也六

古國皋陶之後所封今安豐六安縣是其地

潛在六西南今屬安慶有潛山潛水史記潛

作五年吳王以越不從伐楚南伐越越王元常

曰吳不信前日之盟棄貢賜之國而滅其交

親闔閭不然其言遂伐破攜里

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吳伐

越始用師於越也是為闔廬五年杜預解自

史記俱作攜李攜音醉杜預曰吳郡嘉興縣南有醉李城

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

按左傳楚公子貞字子囊其孫名瓦

字子常此當言公孫不得云公子也伐吳報潛六之役吳使伍

胥孫武擊之圍於豫章

豫章地名也在江夏之間杜預曰豫章漢

東江比地名孔穎達曰漢書地理志豫章郡

名在江南以則在北者上地之名按宋武帝

討劉毅遣王鎮惡先襲至豫章口豫章口去

江陵城二十里乃知春秋之豫章非今隆興

郡名之吳王曰吾欲乘危入楚都而破其郢

豫章也

不得入郢二子何功於是圍楚師於豫章大

破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守巢大夫以歸為

質

見左傳定公二年索隱曰當為闔廬七年史年表志家皆書之六年以書似亦因以

為據

九年吳王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不可入

今果何如二將曰夫戰借勝以成其威非常

勝之道吳王曰何謂也二將曰楚之為兵天

下疆敵也今臣與之爭鋒十已一存而王入

郢者天也臣不敢必吳王曰吾欲復擊楚柰

何而有功伍胥孫武曰囊瓦者貪而多過於

諸侯而唐蔡怨之王必伐得唐蔡何怨二將
曰昔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二枚善珮二枚
各以一枚獻之昭王王服之以臨朝昭公自
服一枚子常歆之昭公不與子常三年留之
不使歸國唐成公朝楚有二文馬二馬右肅
爽駿馬也
爽音霜亦子常歆之公不與亦三年土之唐
曰驥驩成成當相與謀從成公從者請馬以贖成公
作人飲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子常常乃遣成公

歸國羣臣誹謗曰君以一馬之故三年自囚
願賞竊馬之功於是成公常思報楚君臣未
嘗絕口蔡人聞之固請獻裘珮於子常蔡侯
得歸如晉告訐以子元與太子質左傳云以
其子元與
大夫之子而請伐楚故曰得唐蔡而可伐楚
為質者是吳王於是使使謂唐蔡曰楚為無道虐殺忠
良侵食諸侯困辱二君寡人歆舉兵伐楚願
二君有謀唐侯左傳作使其子乾為質於吳

三國合謀伐楚舍兵

兵當作舟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

於

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水為陣

漢水出武都沮縣經襄

陽至江夏陽安縣入江今漢陽古江夏也

子常遂濟漢而陣自小

別山至於大別山

杜預曰二別在江夏界元和郡縣志小別山在漢陽

縣禹貢至于大別今漢陽縣北有大別山地志水經云在安豐者非

三不利自

知不可進歎奔亡史皇曰今子常無故與王

共殺忠臣三人天禍來下王之所致子常不

應十月楚二師陣於柏舉

柏舉楚地

闔閭之弟夫

槩晨起請於闔閭曰子常不仁貪而少恩其

臣下莫有死志追之必破矣闔閭不許夫槩

曰所謂臣行其志不待命者其謂此也遂以

其部五千人擊子常大敗走奔鄭楚師大亂

吳師乘之遂破楚眾楚人未濟漢會楚人食

吳因奔而擊破之雍滯

左傳作雍滯

五戰徑至於

郢王追

追當作迫

於吳寇出固將亡與妹季芊

綿婢

切楚姓平王女也

出河灘

河水出崑崙灘與睢同杜預曰睢水出新城昌魏縣

東南至枝江縣入江是楚王西走也按水經
睢水出梁郡鄢縣酈道元註睢水出陳留縣
西蕩蕩渠三
說各不同 之間楚大夫尹固與王同舟而

去吳師遂入郢求昭王王涉淮濟江入于雲

中 楚有雲夢澤左傳載令尹子文之生却夫
人棄諸夢中言夢而不及雲今此雲中言

雲而不及夢是二澤明矣漢陽
圖經雲在江之北夢在江之南暮宿羣盜攻

之以戈擊王頭大夫尹固 左傳竹王
孫由于 隱王以

背受之中肩王懼奔郢 音云江凌有郢城楚
昭王時郢公所築今

也松滋 大夫種建負季芊以從郢公辛得昭王

大喜欲還之其弟懷怒曰昭王是我讎也欲

殺之謂其兄辛曰昔平王殺我父吾殺其子

不亦可乎辛曰君討其臣敢讎之者夫乘人

之禍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

智也懷怒不解辛陰與其季弟巢以王夸隨

吳兵逐之謂隨君曰周之子孫在漢水上者

楚滅之謂天報其禍加罰於楚君何寶之 寶當

保作 周室何罪而隱其賊能出昭王即重惠也

隨君作昭王與吳王不吉乃辭吳王曰今隨之僻小密近於楚楚實存我有盟至今未改若今有難去而棄之今且安靜楚敢不聽命吳師多其辭乃退是時大夫子期雖與昭王俱亡陰與吳師為市欲出昭王王聞之得免即割子期心以與隨君盟而去吳王入郢止留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左足踐腹右手扶其目謂之曰誰

使汝用讒諛之口殺我父兄豈不寃哉即令闔閭妻昭王夫人伍胥孫武白喜亦妻子常司馬成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遂引軍擊鄭鄭定公前殺太子建而困迫子胥自此鄭定公大懼按太子建之死乃定公時吳師入郢則獻公時此亦云定公誤乃令國中曰有能還吳軍者吾與分國而治漁者之子應募曰臣能還之不用尺兵斗糧得一音饒而行歌道中即還矣公乃與漁者之

吳越春秋 卷四
子橈子胥軍將至當道扣橈而歌曰蘆中人
如是再子胥聞之愕然大驚曰何等謂與語
公為何誰矣曰漁父者子吾國君懼怖令於
國有能還吳軍者與之分國而治臣念前人
與君相逢於途今從君乞鄭之國子胥歎曰
悲哉吾蒙子前人之恩自致於此上天蒼蒼
豈敢忘也於是乃釋鄭國還軍守楚求昭王
所在日急申包胥亡在山中聞之乃使人謂

子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子故平王之臣
北面事之今於僂屍之辱豈道之極乎子胥
曰為我讞申包胥知不可乃之於秦求救楚
晝馳夜趨足踵蹠踵足後蹠之石切足下也劈裂裳裹膝

鶴倚哭於秦庭七日七夜口不絕穀秦栢公

接申包胥求救乃秦哀公時此云栢公誤素沉酒不恤國事申包

胥哭已歌曰吳為無道封大豕長蛇以食上

國欲有天下政從楚起寡君出在草澤使來

告急如此七日栢公

栢當作哀

大驚楚有賢臣如

是吳猶欲滅之寡人無臣若斯者其亡無日

矣為賦無衣之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

于興師與子同仇包胥曰臣聞戾德

左傳國語皆作

夷無厭王不憂鄰國壇場之患逮吳之未定

王其取分

扶問切

焉若楚遂亡於秦何利則亦

亡君之土也願王以神靈存之世以事王秦

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且就館將圖而

告包胥曰寡君今在草野未獲所伏臣何敢

即安復立於庭倚牆而哭日夜不絕穀水不

入口秦伯為之垂涕即出師而送之

十年秦師未出越王元常恨闔閭破之攜里

興兵伐吳吳在楚越盜掩襲之

左傳定公五年越入吳吳

在楚也六月申包胥以秦師至秦使公子子蒲

子虎率車五百乘救楚擊吳二子曰吾未知

吳道使楚師前與吳戰而即會之大敗夫槩

即會之左傳作自稷會之稷楚地也史記亦云敗吳於稷七月楚司馬子

成秦公子子蒲與吳王相守私以間兵伐唐

滅之唐從吳伐楚故子胥又留楚求昭王不去夫槩

師敗却退九月潛歸自立為吳王闔閭聞之

乃釋楚師欲殺夫槩奔楚昭王封夫槩於棠

溪左傳史記棠俱作堂司馬彪曰汝南有堂溪亭應劭曰堂谿本房子國闔閭

遂歸子胥孫武白喜留與楚師於淮滢秦師

又敗吳師楚子期將焚吳軍于西曰吾國父

兄身戰暴骨草野烏不收又焚之其可乎子

期曰亡國失衆存沒所在又何殺生以愛死

死如有知必將乘煙起而助我如其無知何

惜草中之骨而亡吳國遂焚而戰吳師大敗

子胥等相謂曰彼楚雖敗我餘兵未有所損

我者孫武曰吾以吳干戈西破楚逐昭王而

屠荆平王墓割戮其屍亦已足矣子胥曰自

霸王已來未有人臣報讎如此者也行去矣

吳軍去後昭王反國

徐天祐曰楚何其多亡臣也併公雍子子靈賁

皇奔晉迭為謀主楚是以有繞角靡角巢駟陵之敗伍舉之奔鄭也將遂奔晉賴穀子有言益其爵祿而及于子孫復仕於楚由是世為忠臣其後伍奢伍尚卒困讒口無罪而父子就戮此子胥之出也所以報楚入郢雖其舊君而甘心焉是舉也隨與鄭亦與有憂而唐卒受禍微申包胥以秦師至楚何以能國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是之謂歟聽言者可以

樂師扈子非荆王信讒佞殺伍奢曰

州犁而寇不絕於境至乃掘平王墓戮屍

喜以辱楚君臣又傷昭王困迫幾為天下大

鄙然已愧矣乃援琴為楚作窮劫

劫疑當作

曲以暢君之迫厄之暢達

之暢達當作

也其詞曰王耶王耶何垂烈

烈疑當作劣

不顧宗

廟聽讒孽任用無忌多所殺誅夷白氏族幾

滅二子東奔適吳越吳王哀痛助切怛垂涕

舉兵將西伐伍胥白喜孫武決三戰破郢王

奔發留兵縱騎虜荆闕楚荆骸骨遭發掘鞭

辱腐屍耻難雪幾危宗廟社稷滅嚴王何罪

國幾絕卿士悽愴民惻悵

悵音戾悵悵悲貌

吳軍雖去

怖不歇願王更隱撫忠節勿為讒口能謗褒
昭王垂涕深知琴曲之情扈子遂不復鼓矣
子胥等過溧陽瀨水之上乃長太息曰吾嘗
饑於此乞食於一女子女子飼我遂投水而
亡將歆報以百金而不知其家乃投金水中
而去有頃一老嫗行哭而來人問曰何哭之
悲嫗曰吾有女子守居三十不嫁往年擊綿

於此遇一窮途君子而輒飯之而恐事泄自
投於瀨水今聞伍君來不得其償自傷虛死
是故悲耳人曰子胥歆報百金不知其家投
金水中而去矣嫗遂取金而歸子胥歸吳吳
王聞三師將至治魚為鱠將到之日過時不
至魚臭須臾子胥至闔閭出鱠而食不知其
臭王復重為之其味如故吳人作鱠者自闔
閭之造也諸將既從還楚因更名闔閭曰破

楚門復謀伐齊齊子使女為質於吳吳王因
為太子波聘齊女齊景公女孟子所謂弟女

少思齊日夜號泣因乃為病闔閭乃起北門

名曰望齊門令女往遊其上女思不止病日

益甚乃至殂落女曰令死者有知必葬我於

虞山之巔寰宇記常熟虞山有齊女塚以望齊國闔閭傷

之正如其言乃葬虞山之巔是時太子亦病

而死闔閭謀擇諸公子可立者未有定計波

太子

詳下文則夫差為太子波之子此太子下當又有子字

夫差日夜

告許伍胥曰王欲立太子非我而誰當立此

計在君耳伍子胥曰太子未有定我入則波

矣闔閭有頃召子胥謀立太子子胥曰臣聞

祀廢於絕後興於有嗣今太子不祿早失侍

御今王欲立太子者莫大乎波秦秦字疑衍之子

夫差闔閭曰夫夫下當有差字愚而不仁恐不能奉

統於吳國子胥曰夫差信以愛人端於守節

敦於禮義父死子代經之明文闔閭曰寡人

從子立夫差為太子使太子屯兵守楚留止

耳治宮室立射臺於安里華池在平昌南城

宮在長樂越絕曰射臺二一在華池昌里一在安陽里南宮在長樂里按華池

南城宮舊傳皆在長洲縣境闔閭出入游卧秋冬治於城

中春夏治於城外治姑蘇之臺在吳縣西南三十里有姑

蘇山亦名姑胥且食鮓山越絕作組山晝游蘇臺射於鷗

陂馳於游臺興樂石城在吳縣東北吳之黎宮趙王獻西子於此

走犬長洲有走狗塘田斯且闔閭之霸時於

是太子定因伐楚破師拔番音婆秦為鄱陽縣屬九江郡今

饒州也徐天祐曰吳楚世為仇敵吳自伐巢以至取番大小二十餘戰楚子重子反歲

七奔命而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則七臣伍員伯嚭為之也其間蘆虺棘櫟麻五邑之

役與庸浦臯舟鵲岸房鍾州來楚懼吳兵復

雞父之戰此書皆畧而不載云

往乃去郢徙于為若為若字誤當作郢按左傳定公六年吳太子終

累敗楚舟師楚子期又以陵師敗於繁陽於是乎遷郢於郢史世家闔廬十一年吳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郢十一年即定公六年杜預曰終累闔廬子夫差兄史以

為夫差索隱謂各異而一人耳以書又以為太子定伐楚拔番而不著其年未詳孰是都邑音若服虔曰楚當此之時吳以子胥白喜孫

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伐於越

左傳定公

十四年吳伐越句踐大敗之闔廬傷將指遂卒於陘史世家年表皆記之闔廬十九年與傳合此書但云南伐於越而畧其事何也

吳越春秋闔閭內傳第四

吳越春秋夫差內傳第五

十一年夫差

檀考註夫音扶差初昔切穀梁註同

北伐齊齊使

大夫高氏

當是高無平時將上軍

謝吳師曰齊孤立寡

國倉庫空虛民人離散齊以吳為彊輔今未

往告急而吳見伐請伏國人於郊不敢陳戰

爭之辭惟吳哀齊之不濫也吳師即還

左傳哀公

九年吳子使來傲師伐齊十年吳子傳來復微師是為夫差十年十一年也此二年方謀伐齊而此書於十一年云夫差北伐齊十二年云夫差復北伐齊是二年間吳再伐齊也

與傳不合豈十一年吳嘗伐齊齊謙吳師不敢戰至明年復伐乃有艾陵之戰耶

十二年夫差復北伐齊

左傳哀公十一年公會吳子伐齊是為夫

差十二年與此書合史世家乃書之夫差十一年誤也

越王聞之率眾

以朝於吳而以重寶厚獻太宰嚭嚭喜受越

之賂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王信用

嚭之計伍胥大懼曰是棄吾也乃往諫曰越

在心腹之病不前除其疾今信浮辭為詐而

貪齊破齊譬由磐石之田無立其苗也願王

釋齊而前越不然悔之無及吳王不聽使子

胥使於齊通期戰之會子胥謂其子曰我數

諫王王不我用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吾俱亡

亡無為也乃屬其子於齊鮑氏而還

鮑氏鮑牧也屬

其子改姓為王孫氏畝以避吳禍

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

讒之曰子胥為彊暴力諫願王少厚焉王曰

寡人知之未興師會魯使子貢聘於吳

十三年齊大夫陳成恒欲弑簡公陰憚高國

鮑晏

鮑叔牙晏嬰

故前與兵伐魯魯君憂之孔子

患之召門人而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丘常

耻之夫魯父母之國也丘墓在焉今齊將伐

之子無意一出耶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張

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辭出孔子遣之子

貢止之齊見成恒

史記子貢傳作田常

因謂曰夫魯者

難伐之國而君伐過矣成恒曰魯何難伐也

子貢曰其城薄以卑其池狹以淺其君愚而

不仁大臣無用士惡甲兵不可與戰君不若

伐吳夫吳城厚而崇池廣以深甲堅士選器

飽勞動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成恒忿

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

之所難而以教恒何也子貢曰臣聞君三封

而三不成者大臣有所不聽者也今君又欲

破魯以廣齊隳魯以自尊而君功不與焉是

君上驕

越絕驕字下有主心二字為是子貢傳同

下恣羣臣而求

以成大事難矣且夫上驕則犯子貢傳犯臣

驕則爭此君上於王有遠越絕及子貢傳皆王作主遠作卻卻

與隙而下與大臣交爭如此則君立於齊危

於累卵故曰不如伐吳且吳王剛猛而毅能

行其令百姓習於戰守明於法禁齊遇為擒

必矣今君悉四境之中出大臣以環之人民

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疆敵之臣下無黔

首之士孤主制齊者君也成恒曰善雖然吾

兵已在魯之城下矣吾去之吳大臣將有疑

我之心為之柰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請為

君南見吳王請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

之成恒許諾子貢南見吳王謂吳王曰臣聞

之王者不絕世而霸者無疆敵千鈞之重加

銖而移今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而與吳

爭疆臣竊為君恐焉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

大利也義存亡魯越絕義字下有在字害字上有勇在二字為是害

暴齊而威彊晉則王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
 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入臣於吳不即誅之
 三年使歸夫越君賢主苦身勞力夜以接日
 內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
 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不可夫越之疆不過
 於魯吳之疆不過於齊主以伐越而不聽臣
 齊亦已私魯矣且畏小越而惡彊齊不勇也
 見小利而忘大害不智也臣聞仁人不因居

越絕因居
作困厄

以廣其德智者不棄時以舉其功

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且夫畏越如此臣誠
 東見越王使出師以從下吏吳王大悅子貢
 東見越王王聞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問曰
 此僻狹之國蠻夷之民大夫何索然若不辱
 乃至於此子貢曰君處故來處字不通越絕
作弔君故來與
下文弔
字相應越王勾踐再拜稽首曰孤聞禍與福
 為鄰今大夫之弔孤之福矣孤敢不問其說

子貢曰臣今者見吳王告以救魯而伐齊其
心畏越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使人疑之拙也
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聞
之子貢傳聞之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忌也

越王再拜曰孫少失前人內不自量與吳人

戰軍敗身辱道逃上棲會稽下守海濱唯魚

鼈見矣

國語作是見

今大夫辱弔而身見之又發

玉轂以教孫孫賴天之賜也敢不承教子貢

曰臣聞明主任人不失其能直士舉賢不容

於世故臨財分利則使仁涉患犯難則使勇

用智圖國則使賢正天下定諸侯則使聖兵

強而不能行其威勢在上位而不能施其政

令於下者其君幾乎難矣臣竊自擇可與成

功而至王者惟幾乎

惟幾乎越絕作其惟臣幾乎

今吳王

有伐齊晉之志君無愛重器以喜其心無惡

卑辭以盡其禮而伐齊齊必戰不勝君之福

也彼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騎士銳兵弊乎
 齊重寶車騎羽毛盡乎晉則君制其餘矣越
 王再拜曰昔者吳王分其民之衆以殘吾國
 殺敗吾民鄙吾百姓夷吾宗廟國為墟棘身
 為魚鼈國語鼈下有餌字孤之怨吳深於骨髓而孤
 之事吳如子之畏父弟之敬兄此孤之死言
 也今大夫有賜故孤敢以報情越絕作以疑請者是孤
 身不安重席口不嘗厚味目不視美色耳不

聽雅音既已三年矣焦唇乾舌苦身勞力上
 事羣臣下養百姓願一與吳交戰於天下平
 原之野正身臂越絕作整襟交臂而奮吳越之士繼
 踵連死肝腦塗地者孤之願也思之三年不
 可得也今內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外事諸侯
 而不能也願空國棄羣臣變容貌易姓名執
 箕帚養牛馬以事之孤雖知要領不屬手足
 異處四支布陳為鄉邑笑孤之意出焉今大

夫有賜存亡國舉

國語舉作興

死人孤賴矣賜敢

不待令乎子貢曰夫吳王為人貪功名而不

知利害越王慥然避位子貢曰臣觀吳王為

數戰伐士卒不恩

國語恩作息

大臣內引讒人益

衆夫子胥為人精誠中廉外明而知時不以

身死隱君之過正言以忠君直行以為國其

身死而不聽太宰嚭為人智而愚彊而弱巧

言利辭以固其身善為詭詐以事其君知其

前而不知其後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

傷君之佞臣也越王大悅子貢去越王送之

金百鎰寶劍一良馬

子貢傳馬作矛

二子貢不受至

吳謂吳王曰臣以下吏之言告於越王越王

大恐曰昔者孤身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量

抵罪於吳軍敗身辱逋逃出走棲於會稽國

為墟莽身為魚鼈

越絕鼈下有餌字

賴大王之賜使

得奉俎豆修祭祀死且不敢忘何謀之敢其

志甚恐將使使者來謝於王子貢館五日越使果來曰東海役臣勾踐之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少聞於左右昔孤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量抵罪上國軍敗身辱逋逸會稽賴王賜得奉祭祀死且不忘今竊聞大王興大義誅疆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故使賤臣以奉前王所藏甲二十領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君吏若將遂大義獎邑雖小請悉四方之內

士卒三千人以從下吏請躬被堅執銳以前受矢石君臣死無所恨矣吳王大悅乃召子貢曰越使果來請出士卒三千其君從之與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仁也受幣許其師辭其君即可吳王許諾子貢去晉見定公曰臣聞慮不預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預辦不可以勝敵今吳齊將戰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戰

而勝必以其兵臨晉君為之柰何定公曰何以待之子貢曰修兵伏卒

子貢傳伏作休

以待之晉

君許之子貢返魯吳王果興九郡之兵將與

齊戰道出晉門因過姑胥之臺忽晝假寐於

姑胥之臺而得夢及寤而起其心恬然悵焉

乃命太宰嚭告曰寡人晝卧有夢覺而恬然

悵焉請占之得無所憂哉夢入章明宮見兩

鑪音歷蒸而不炊兩黑犬嗥以南北兩

音屬

鑪

音吳刀名鑪鑪山出金作刀可切玉

殖吾宮墻流水湯湯

音商

流貌

越吾宮堂後房鼓震篋篋有鍛工前園橫

生梧桐子為寡人占之太宰嚭曰美哉王之

興師伐齊也臣聞章者德鏘鏘也明者破敵

穀聞功朗明也兩鑪蒸而不炊者大王聖德

氣有餘也兩黑犬嗥以南北者四夷已

服朝諸侯也兩鑪殖宮墻者農夫就成田夫

耕也湯湯越宮堂者鄰國貢獻財有餘也後

房篋篋鼓震有鍛工者宮女悅樂琴瑟和也
前園橫生梧桐者樂府鼓鼗也吳王大悅而
其心不已召王孫駱問曰寡人忽晝夢為予
陳之王孫駱曰臣鄙淺於道不能博大今王
所夢臣不能占其有所知者東掖門亭長長
城公弟越絕長城公弟
作越公弟子公孫聖聖為人少而
好游長而好學多見博觀知鬼神之情狀願
王問之王乃遣王孫駱往請公孫聖曰吳王

晝卧姑胥之臺忽然感夢覺而悵然使子占
之急詣姑胥之臺公孫聖伏地而泣有頃而
起其妻從旁謂聖曰子何性鄙希睹人主卒
得急召涕泣如雨公孫聖仰天嘆曰悲哉非
子所知也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上天不
得逃也非但自哀誠傷吳王妻曰子以道自
達於主有道當行上以諫王下以約身今聞
急召憂惑潰亂非賢人所宜公孫聖曰愚哉

女子之言也吾受道十年隐身避害歆終壽
命不意卒得急召中世自棄故悲與子相離
耳遂去詣姑胥臺吳王曰寡人將北伐齊魯
道出胥門過姑胥之臺忽然晝夢子為占之
其言吉函公孫聖曰臣不言身名全言之必
死百段於王前然忠臣不顧其軀乃仰天歎
曰臣聞好船者必溺好戰者必亡臣好直言
不顧於命願王圖之臣聞章者戰不勝敗走

倥偬也明者去昭昭就冥冥也入門見鑿蒸
而不炊者大王不得火食也兩黑犬嗥以南
嗥以北者黑者陰也北者匿也兩鋸殖宮牆
者越軍入吳國伐宗廟掘社稷也流水湯湯
越宮堂者宮空虛也後房鼓震篋篋者坐太
息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梧桐心空不為用器
但為盲僮越絕盲作甬
僮作當者是與死人俱葬也願大
王按兵修德無伐於齊則可銷也遣下吏太

宰嚭王孫駱解冠憤肉袒徒跣稽首謝於勾踐國可安存也身可不死矣吳王聞之索然作怒乃曰吾天之所生神之所使顧力士石番以鐵鎚擊殺之聖乃仰頭向天而言曰吁嗟天知吾之冤乎忠而獲罪身死無辜以葬我以為直者不如相隨為柱提我至溪山後世相屬為穀響於是吳王乃使門人提之蒸丘

一名蒸山又名陽山在吳縣西北三十里豺狼食汝肉野火燒

汝骨東風數至飛揚汝骸骨肉糜爛何能為穀響哉大宰嚭趨進曰賀大王喜災已滅矣因舉行觴兵可以行吳王乃使太宰嚭為右校司馬王孫駱為左校及從勾踐之師伐齊伍子胥聞之諫曰臣聞興十萬之衆奉師千里百姓之費國家之出日數千金不念士民之死而爭一日之勝臣以為危國亡身之甚且與賊居不知其禍外復求怨徼幸他國猶

吳越春秋
治救痲

古未切
疽瘡也

痲而棄心腹之疾發當死矣

痲疥皮膚之疾不足患也今齊陵遲千里之外更歷楚趙之界齊為疾其疥耳越之為病乃心腹也不發則傷動則有死願大王定越而後圖齊臣之言決矣敢不盡忠臣今年老耳目不聰以狂惑之心無能益國竊觀金匱第八其可傷也吳王曰何謂也子胥曰今年七月辛亥平旦大王以首事辛歲位也亥陰

前之辰也合壬子歲前合也利以行武武決勝美然德在合斗擊丑丑辛之本也大吉為白虎而臨辛功曹為太常所臨亥大吉得辛為九醜又與白虎并重有人若以此首事前雖小勝后必大敗天地行殃禍不久矣吳王不聽遂九月使太宰嚭伐齊軍臨北郊吳王謂嚭曰行矣無忘有功無赦有罪愛民養士視如赤子與智者謀與仁者友太宰嚭受命

遂行吳王召大夫被離問曰汝常與子胥同心合志并慮一謀寡人興師伐齊子胥獨何言焉被離曰子胥欲盡誠於前王自謂老狂耳目不聰不知當世之所行無益吳國王遂伐齊齊與吳戰於艾陵齊地之上齊師敗績吳王既勝乃使行人成好於齊曰吳王聞齊有沒水之慮帥軍來觀而齊興師蒲草吳不知所安集設陣為備不意頗傷齊師願結和親

而去齊王曰寡人處此北邊無出境之謀今吳乃濟江淮踰千里而來我壤土戮我衆庶賴上帝哀存國猶不至顛隕王今讓以和親敢不如命吳齊遂盟而去吳王還乃讓子胥曰吾前王履德明達於上帝垂功用力為子西結疆讎於楚今前王譬若農夫之艾與刈同漢

書項羽傳斬將艾旗賈計策若艾草管並音刈

于荆蠻斯亦大夫之力今大夫昏耄而不自

安生變起詐怨惡而出出則罪吾士衆亂吾法度歆以妖孽挫劔吾師賴天降哀齊師受服寡人豈敢自歸其功乃前王之遺德神靈之祐福也若子於吳則何力焉伍子胥攘臂大怒釋劔而對曰昔吾前王有不庭之臣以能遂疑計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所患外不憂此孤僮之謀非霸王之事天所未棄必趨其小喜而近其大憂王若覺寤吳國世世存

焉若不覺寤吳國之命斯促矣負不忍稱疾

辟易乃見王之為擒負誠前死掛子胥傳作扶吾

目於門以觀吳國之喪吳王不聽坐於殿上

獨見四人向庭相背而倚王恠而視之羣臣

問曰王何所見王曰吾見四人相背而倚聞

人言則四分走矣子胥曰如王言將失衆矣

吳王怒曰子言不祥子胥曰非惟不祥王亦

凶矣後五日吳王復坐殿上望見兩人相對

北向人殺南向人王問群臣見乎曰無所見
子胥曰王何見王曰前日所見四人今日又
見二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子胥曰臣聞
四人走叛也北向殺南向臣殺君也王不應
吳王置酒文臺之上群臣悉在太宰嚭執政
越王侍坐子胥在焉王曰寡人聞之君不賤
有功之臣父不憎有力之子今太宰嚭為寡
人有功吾將爵之上賞越王慈仁忠信以孝

事於寡人吾將復增其國以還助伐之功於
衆大夫如何群臣賀曰大王躬行至德虛心
養士群臣並進見難爭死名號顯著威震四
海有功蒙賞亡國復存霸功王事成被羣臣
於是子胥據地垂涕曰於乎哀哉遭此默默
忠臣掩口讒夫在側政敗道壞諂諛無極邪
說偽辭以曲為直舍讒攻忠將滅吳國宗廟
既夷社稷不食城郭丘墟殿生荆棘吳王大

怒曰老臣多詐為吳妖孽乃欲專權擅威獨
傾吳國寡人以前王之故未忍行法今退自
計無沮吳謀子胥曰今臣不忠不信不得為
前王之臣臣不敢愛身恐吳國之亾矣昔者
桀殺閼龍逢紂殺王子比干今大王誅臣參
於桀紂大王勉之臣請辭矣子胥歸謂被離
曰吾世受弓接矢於鄭楚之界越渡江淮自致
於斯前王聽從吾計破楚見凌之讎欲報前

王之恩而至於此吾非自惜禍將及汝被離
曰未諫不聽自殺何益何如亾乎子胥曰亾

臣安往吳王聞子胥之怨恨也乃使人賜屬

鏤之劍

屬鏤劍名鏤力俱切又力侯切

子胥受劍徒跣裳

下堂中庭仰天呼怨曰吾始為汝父忠臣立
吳設謀破楚南服勁越威加諸侯有霸王之
功今汝不用吾言反賜我劍吾今日死吳宮
為墟庭生蔓草越人掘汝社稷安忘我乎昔

前王不歆立汝我以死爭之卒得汝之顧公
 子多怨於我我徒有功於吳今乃忘我定國
 之恩反賜我死豈不謬哉吳王聞之大怒曰
 汝不忠信為寡人使齊託汝子於齊鮑氏有
 我外之心急令自我死後後世必以我為
 晉把劍仰天嘆曰自我死後後世必以我為
 忠上配夏殷之世亦得與龍逢比干為友遂
 伏劍而死

左傳哀公十一年吳王賜子胥屬
 鏤以死是為夫差十二年以書載

其事於十三年或者子胥十二年
 使齊十三年及後左氏連書之耳 吳王乃取

子胥屍盛以鷓夷之器

子胥傳盛以鷓夷革
 應劭曰取馬革為鷓

夷鷓夷
 槥形

投之於江中言曰胥汝一死之後何

能
 有知即斲其頭置高樓上謂之曰日月炙
 汝肉飄風飄汝眼炎光燒汝骨魚鼈食汝肉
 汝骨變形灰有何所見乃棄其軀投之江中
 子胥因隨流揚波依潮來往蕩激崩岸於是
 吳王謂被離曰汝嘗與子胥論寡人之短乃

鬣被離而刑之王孫駱聞之不朝王召而問
曰子何非寡人而不朝乎駱曰臣恐耳曰子
以我殺子胥為重乎駱曰大王氣高子胥位
下王誅之臣命何異於子胥臣以是恐也王
曰非聽宰嚭以殺子胥胥圖寡人也駱曰臣
聞人君者必有敢諫之臣在上位者必有敢
言之交夫子胥先王之老臣也不忠不信不
得為前王臣吳王中心悞然悔殺子胥豈非

宰嚭之讒子胥而欲殺之駱曰不可王若殺
嚭此為二子胥也於是不誅

十四年夫差既殺子胥連年不熟民多怨恨

吳王復伐齊闕

闕義與掘同左傳闕地及泉是也國語解闕穿也

為

闕溝於商魯之間北屬蘄

國語作沂者是

西屬濟欽

與魯晉合攻於黃池之上恐羣臣復諫乃令
國中曰寡人伐齊有敢諫者死太子友知子
胥忠而不用太宰嚭佞而專政欲切言之恐

羅尤也乃以諷諫激於王清旦懷丸持彈從
後園而來衣袷袷當作袷治也履濡王恠而問之曰
子何為袷衣濡履體如斯也太子友曰適游
後園聞秋蟬之聲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樹
飲清露隨風撓長吟悲鳴自以為安不知
螳螂超枝緣條曳腰聳距而稷其形夫螳螂
翕心而進志在有利不知黃雀盈綠林徘徊
枝陰蹶蹶微進歆啄螳螂夫黃雀但知伺螳

螂之有味不知臣挾彈危擲躑躅飛丸而集
其背今臣但虛心志在黃雀不知空埴其旁
闇忽埴中陷於深井臣故袷體濡履幾為大
王取笑王曰天下之愚莫過於斯但貪前利
不覩後患太子曰天下之愚復有甚者魯承
周公之末有孔子之教守仁抱德無欲於鄰
國而齊舉兵伐之不愛民命惟有所獲夫齊
徒舉而伐魯不知吳悉境內之士盡府庫之

財暴師千里而攻之夫吳徒知踰境征伐非

吾之國不知越王將選死士出三江之口

一說松江錢塘浦陽江也吳郡賦註松江下
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為婁江東南流者

為東江併松江為三江今其地亦入五湖之

中五湖一說貢湖遊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
也韋昭曰胥湖蠡湖洮湖滬湖就太湖而

五虞翻云太湖之水屠我吳國滅我吳宮天

下之危莫過於斯也吳王不聽太子之諫遂

北伐齊越王聞吳王伐齊使范蠡洩庸率師

屯海通江以絕吳路敗太子友於始熊夷始

作姑國語敗王子友於姑熊夷
夷韋昭解始熊夷吳郊也通江淮轉襲吳

遂入吳國燒姑胥臺徙其大舟即餘皇吳敗

齊師於艾陵之上還師臨晉與定公爭長未

合邊候吳王夫差大懼合諸侯謀曰吾道遠

遠無會前進孰利王孫駱曰不如前進則執

諸侯之柄以求其志請王屬士以明其令勸

之以高位辱之以不從令各盡其死夫差昏

秣馬食

音飼

士服兵被甲勒馬銜枚出火於造

闔行而進吳師皆文犀長盾扁諸之劍

闔廬既鑄

成干將莫耶二劍餘鑄得三千並號扁諸之劍

方陣而行中校之軍

皆白裳白髦素甲素羽之矰

短矢韋昭曰矢名

望之

若荼

周禮望而眡之歆其荼白也註韋革遠眡之當如茅莠之色詩有女如荼箋荼

英荼也孔氏曰荼是茅草秀出之穗英是白貌

王親秉鉞戴旗以陣

而立左軍皆赤裳赤髦丹甲朱羽之矰望之

若火右軍皆玄裳玄輿黑甲烏羽之矰望之

如墨帶甲三萬六千鷄鳴而定陣去晉軍一

里天尚未明王乃親鳴金鼓三軍譁吟以振

其旅其聲動天徙地晉大驚不出反距堅壘

乃令童褐請軍

國語作董褐請事董褐晉大夫司馬演也請問也

曰

兩軍邊

國語作偃

兵接好日中無期今大國越次

而造弊邑之軍壘敢請辭故

國語辭作亂謂先期亂次之故

吳王親對曰天子有命周室卑弱約諸侯貢

獻莫入王府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

之所振懼遣使來告冠蓋不絕於道始周依

負於晉故忽於夷狄會晉今反叛如斯吾是

以蒲服就君史記范雎傳膝行蒲服詩匍匐

也盡力不肯長弟徒以爭疆孤進不敢去君不

命長為諸侯笑孤之事君決決字疑衍在今日不

得事君命命字當作亦在今日矣敢煩使者往來

孤躬親聽命於藩籬之外童褐將還吳王躡

左足與褐決矣及報與諸侯大夫列坐於晉

定公前既以通命乃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

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否則吳國有

難大則越人入不得還也其意有愁毒之憂

進退輕難不可與戰主君宜許之以前期無

以爭行而危國也然不可徒許必明其信趙

鞅許諾入謁定公曰姬姓於周吳為先老可

長以盡國禮定公許諾命童褐復命於是吳

王愧晉之義乃退幕而會二國君臣並在吳

王稱公前

國語前字下有軟字

晉侯次之羣臣畢盟吳

既長晉而還未踰於黃池越聞吳王以留未

歸乃悉士眾將踰章山

章山即禹貢所謂內方在江夏郡竟陵縣

東北今非門長林縣

濟三江而欲伐之吳又恐齊宋之

為害乃命王孫駱告勞于周曰昔楚不承供

貢辟遠兄弟之國吾前君闔閭不忍其惡帶

劍挺鉞與楚昭王相逐於中原天念其忠

國語

作哀楚師敗績今齊不賢

國語作鑒

於楚又不恭王

命以遠辟兄弟之國夫差不忍其惡被甲帶

劍徑至艾陵天福於吳齊師還鋒而退夫差

豈敢自多其功是文武之德所祐助時歸吳

不熟於歲遂緣江沅淮

緣當作沿順流而下沅逆流而生

開

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而歸告於天子執事

周王答曰伯父令子來乎盟國一人則依矣

余實加之伯父若能輔余一人則兼受永福

周室何憂焉乃賜弓弩王昨以增號謚

已上所記

與國語大同小異惟太子友之諫國語不載

吳王還歸自池

池字上當

有黃息民散兵

二十年越王興師伐吳吳與越戰於攜李吳

師大敗軍散死者不可勝計越追破吳吳王

困急使王孫駱稽首請成如越之來也越王

對曰昔天以越賜吳吳不受也今天以吳賜

越其可逆乎吾請獻句甬東之地

句句章甬甬江東東

境也杜預曰甬東會稽句章縣東海

中洲也今鄞縣境句音句又九具切吾與君

為二君乎吳王曰吾之在周禮前一飯如

越王不忘周室之義而使為附邑亦寡人之

願也行人請成列國之義惟君王有意焉大

夫種曰吳為無道今幸擒之願王制其命越

王曰吾將殘汝社稷夷汝宗廟吳王默然請

成七反越王不聽

二十三年十月越王復伐吳

魯哀公十二年十七年越王再

伐吳二十年越圍吳皆夫差十四年十八年二十一年事此書皆不載史於夫差二十年

吳越春秋 卷五 十三
書越復伐吳乃哀公十九年也傳止云侵楚
誤吳杜預解誤吳使不為備初無伐吳事此
云越復伐吳即哀公二十年
二年傳書越滅吳之歲也 吳國困不戰士卒

分散城門不守遂屠吳吳王率羣臣遁去晝

馳夜走三日三夕達於秦餘杭山即陽山 曾

中愁憂目視茫茫行步猖狂腹餒口饑顧得

生稻而食之伏地而飲水顧左右曰此何名

也對曰是生稻也吳王曰是公孫聖所言不

得火食之偉惶也王孫駱曰飽食而去前有

胥山

在吳縣西四十里子胥傳云吳王取子
胥屍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

上因命曰胥山
寰宇記亦同

西坂中可以匿止王行有頃

因得生瓜已熟吳王掇而食之謂左右曰何

冬而生瓜近道人不食何也左右曰謂糞種

之物人不食也吳王曰何謂糞種左右曰盛

夏之時人食生瓜起居道傍子復生秋霜惡

之故不食吳王歎曰子胥所謂旦食者也謂

太宰嚭曰吾戮公孫聖投胥山之巔吾以畏

責天下之慙吾足不能進心不能往太宰嚭
曰死與生敗與成故有避乎王曰然魯無所
知乎子試前呼之聖在當即有應吳王止秦
餘杭山呼曰公孫聖三反呼聖從山中應曰
公孫聖三呼三應吳王仰天呼曰寡人豈可
迈乎寡人世世得聖也

得字下當有事字越絕云今寡人得邦誠

世世相事 須臾越兵至三圍吳范蠡在中行左手
提鼓右手操枹而鼓之吳王書其矢而射種

蠡之軍辭曰吾聞狡兔以死良犬就烹敵國
如滅謀臣必也今吳病矣大夫何慮乎大夫
種相國蠡急而攻大夫種書矢射之曰上天
蒼蒼若存若亡越君勾踐下臣種敢言之昔
天以越賜吳吳不肯受是天所反勾踐敬天
而功既得迈國今上天報越之功敬而受之
不敢忘也且吳有大過六以至於亡王知之
乎有忠臣伍子胥忠諫而身死大過一也公

孫聖直說而無功大過二也太宰嚭愚而佞
 言輕而讒諛妄語恣口聽而用之大過三也
 夫齊晉無逆逆行無僭侈之過而吳伐二國
 辱君臣毀社稷大過四也且吳與越同音共
 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而吳侵伐大過五也
 昔越親戕吳之前王罪莫大焉而幸伐之不
 從天命而棄其仇後為大患大過六也

徐天祐曰

夫差惑於宰嚭之言忘父之讐釋越不誅為不孝然在越則幸矣越欲責吳若曰囚辱吾君與君夫人使莖芻養馬給水除糞猶為有辭今而曰越之罪莫大焉而以吳赦越為大過種也無乃失辭乎

越王謹上刺青天敢不如命大夫
 種謂越君曰中冬氣定天將殺戮不行天殺
 反受其殃越王敬拜曰諾今圖吳王將為何
 如大夫種曰君被五勝之衣帶步光之劍仗
 屈盧之矛瞋目大言以執之越王曰諾乃如
 大夫種辭吳王曰誠以今日聞命言有頃吳
 王不自殺越王復使謂曰何王之恐辱厚耻

也世無萬歲之君死生一也今子尚有遺榮
何必使吾師衆加刃於王吳王仍未肯自殺
勾踐謂種蠡曰二子何不誅之種蠡曰臣人
臣之位不敢加誅於人主願主急而命之天
誅當行不可久留越王復瞋目怒曰死者人
之所惡惡者無罪於天不負於人今君抱六
過之罪不知愧辱而欲求生豈不鄙哉吳王
乃太息四顧而望言曰諾乃引劍而伏之死

越王謂太宰嚭曰子為臣不忠無信亡國滅

君乃誅嚭并妻子

吳世家曰越王滅吳誅大宰嚭越世家亦曰越王乃

葬吳王而誅太宰嚭此書又云并誅其妻子則吳王之自殺也嚭亦同時就誅矣徐天祐曰愚按越滅吳之後二年是為哀公二十四年公如越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然則吳之亡也嚭遂與左氏相戾也且嚭貪而佞至於亡國喪君死有餘戮越人既生之又從而信任之豈以其實嘗私越而不以其不忠為罪耶漢丁公之戮可以教天下之為人臣者越於是乎失刑矣
吳王臨欲伏劍顧謂左右曰吾生既慙死

亦愧矣使死者有知吾羞前君地下不忍觀

忠臣伍子胥及公孫聖使其無知吾負於生

死必連繫國語組字組以罩吾目恐其不蔽

願復重羅繡三幅以為掩明生不昭我死勿

見我形吾何可哉越王乃葬吳王以禮於秦

餘杭山卑猶越絕曰夫差家在猶亭西卑猶

猶亭亭名卑猶位近太湖去縣十七里索隱曰越王使

軍士集於我戎之功人一隰越絕隰土以葬

之宰嚭亦葬卑猶之旁越絕言宰嚭之死者

嚭曰殺太宰嚭逢同與其妻子曰殺夫差而

戮其相曰殺太宰嚭戮其妻子曰禽夫差而

戮太宰嚭與其妻子又曰三臺者嚭妻子死

所也常疑越絕書非子貢作特後人托名耳

何以知其非子貢作越絕內傳於說陳恒曰

之事終之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

霸越是也斯言也乃後人多其功是非子貢

之言也且他文亦不類或者所載未必盡實

宰嚭得保首領以沒蓋幸而免前既備論之

矣此書謂亦葬卑猶之旁豈其後嚭死於越

而返葬於吳耶然吳時諸冢墓如巫臣要離

干將之類皆其載圖志獨不及宰嚭冢何也

吳越春秋第五

